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醜媼

前程暗漆本難知，秋月春花各有時。靜聽天公吩咐去，何須昏夜苦奔馳？
話說大唐貞觀改元，太宗皇帝仁明有道，信用賢臣。文有十八學士，武有十八路總管。真是：
駕班濟濟，驚序彬彬。

凡天下有才有智之人，無不舉薦在位，盡其抱負。所以天下太平，萬民安樂。就中單表一人，姓馬，名周，表字賓王，博州茌平人氏。父母雙亡，一貧如洗，年過三旬，尚未娶妻，單單只剩一身。自幼精通書史，廣有學問，志氣謀略，件件過人。只為孤貧無援，沒有人薦拔他，分明是一條神龍困於泥淖之中，飛騰不得。眼見別人才學萬倍不如他的，一個個出身通顯，享用爵祿，偏則自家懷才不遇。每日鬱鬱自嘆道：「時也，運也，命也。」一生掙得一副好酒量，悶來時只是飲酒，盡醉方休。日常飯食，有一頓，沒一頓，都不計較，單少不得杯中之物。若自己沒錢買時，打聽鄰家有酒，便去偷吃。卻大模大樣，不謹慎，酒後又要狂言亂叫、發風罵坐。這夥三鄰四舍被他聒噪的不耐煩，沒一個不厭他。背後喚他做『窮馬周』，又喚他是『酒鬼』。那馬周曉得了，也全不在心上。正是：

未逢龍虎會，一任馬牛呼。

且說博州刺史姓達，名奚，素聞馬周明經有學，聘他為本州助教之職。到任之日，眾秀才攜酒稱賀，不覺吃得大醉。次日，刺史親到學宮請教。馬周兀自中酒，爬身不起。刺史大怒而去。馬周醒後，曉得刺史曾到，特往州衙謝罪，被刺史責備了許多說話。馬周口中唯唯，只是不能後改。每遇門生執經問難，便留住他同飲。支得俸錢，都付與酒家，兀自不敷，依舊在門生家嗜酒。一日，吃醉了，兩個門生左右扶住，一路歌詠而回。恰好遇著刺史前導，喝他迴避，馬周那裡肯退步？瞋著雙眼到罵人起來，又被刺史當街發作了一場。馬周當時酒醉不知，次日醒後，門生又來勸馬周，在刺史處告罪。馬周嘆口氣道：「我只為孤貧無援，欲圖個進身之階，所以屈志於人。今因酒過，屢被刺史責辱，何面目又去鞠躬取憐？古人不為五斗米折腰，這個助教官兒也不是我終身養老之事。」便把公服交付門生，教他繳還刺史，仰天大笑，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
此去好憑三寸舌，再來不值一文錢。

自古道：「水不激不躍，人不激不奮。」馬周只為吃酒上受刺史責辱不過，嘆口氣出門，到一個去處，遇了一個人提攜，直做到吏部尚書地位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如今到那裡去？他想著：「衝州撞府，沒甚大遭際，則除是長安帝都，公侯卿相中，有個能舉薦的蕭相國，識賢才的魏無知，討個出頭日子，方遂平生之願。」望西迤邐而行。不一日，來到新豐。原來那新豐城是漢高皇所筑。高皇生於豐里，後來起兵，誅秦滅項，做了大漢天子，尊其父為太上皇。太上皇在長安城中，思想故鄉風景。高皇命巧匠照依故豐，建造此城，遷豐人來居住。凡街市、屋宇，與豐里制度一般無二。把張家雞兒、李家犬兒，縱放在街上，那雞犬也都認得自家門首，各自歸家。太上皇大喜，賜名新豐。今日大唐仍建都於長安，這新豐總是關內之地，市井稠密，好不熱鬧！只這招商旅店，也不知多少。

馬周來到新豐市上，天色已晚，只揀個大大客店，躡將進去。但見紅塵滾滾，車馬紛紛，許多商販客人，馱著貨物，挨三頂五的進店安歇。店主王公迎接了，慌忙指派房頭，堆放行李。眾客人尋行逐隊，各據坐頭，討漿索酒。小二哥搬運不迭，忙得似走馬燈一般。馬周獨自個冷清地坐在一邊，並沒半個人睬他。馬周心中不忿，拍案大叫道：「主人家，你好欺負人！偏俺不是客，你就不來照顧，是何道理？」王公聽得發作，便來收科道：「客官不須發怒。那邊人眾，只得先安放他；你只一位，卻容易答應。但是用酒用飯，只管吩咐老漢就是。」馬周道：「俺一路行來，沒有洗腳，且討些乾淨熱水用用。」王公道：「鍋子不方便，要熱水再等一會。」馬周道：「既如此，先取酒來。」王公道：「用多少酒？」馬周指著對面大座頭上一夥客人，向主人家道：「他們用多少，俺也用多少。」王公道：「他們五位客人，每人用一斗好酒。」馬周道：「論起來還不勾俺半醉，但俺途中節飲，也只用五斗罷。有好馱飯盡你搬來。」王公吩咐小二過了。一連暖五斗酒，放在桌上，擺一隻大磁甌，幾碗肉菜之類。馬周舉甌獨酌，旁若無人。約莫吃了三斗有餘，討個洗腳盆來，把剩下的酒，都傾在裡面，屣脫雙靴，便伸腳下去洗濯。眾客見了，無不驚怪。王公暗暗稱奇，知其非常人也。同時岑文本畫得有《馬周濯足圖》，後有煙波釣叟題贊於上，贊曰：

世人尚口，吾獨尊足。

口易興波，足能涉陸。

處下不傾，千里可逐。

勞重賞薄，無言忍辱。

酬之以酒，慰爾僕僕。

今爾忘憂，勝吾厭腹。

吁嗟賓王，見超凡俗。

當夜安歇無話。次日，王公早起會鈔，打發行客登程。馬周身無財物，想天氣漸熱了，便脫下狐裘與王公當酒錢。王公見他是個慷慨之士，又嫌狐裘價重，再四推辭不受。馬周索筆，題詩壁上。詩云：

古人感一飯，千金棄如屣；

匕箸安足酬？所重在知己。

我飲新豐酒，狐裘不用抵；

賢哉主人翁，意氣傾閭裡！

後寫在平人馬周題。王公見他寫作俱高，心中十分敬重。便問：「馬先生如今何往？」馬周道：「欲往長安求名。」王公道：「曾有相熟寓所否？」馬周回道：「沒有。」王公道：「馬先生大才，此去必然富貴。但長安乃米珠薪桂之地，先生資釜既空，將何存立？老夫有個外甥女，嫁在彼處萬壽街賣醜趙三郎家。老夫寫封書，送先生到彼作寓，比別家還省事。更有白銀一兩，權助路資，休嫌菲薄。」馬周感其厚意，只得受了。王公寫書已畢，遞與馬周。馬周道：「他日寸進，決不相忘。」作謝而別。

行至長安，果然是花天錦地，比新豐市又不相同。馬周逕問到萬壽街賣醜趙家，將王公書信投遞。原來趙家積世賣這粉食為生，前年趙三郎已故了。他老婆在家守寡，接管店面，這就是新豐店中王公的外甥女兒。年紀雖然三十有餘，兀自豐艷勝人。京師人順口都喚他做「賣醜媼」。北方的「媼」字，即如南方的「媽」字一般。這王媼初時坐店賣醜，神相袁天罡一見大驚，嘆道：「此媼面如滿月，唇若紅蓮，響聲神清，山根不斷，乃大貴之相，他日定為一品夫人，如何屈居此地？」偶在中郎將常何面前，談及此事。常何深信袁天罡之語，吩咐蒼頭，只以買醜為名，每日到他店中閒話，說發王媼嫁人，欲娶為妾。王媼只是乾笑，全不統口。正是：

姻緣本是前生定，不是姻緣莫強求。

卻說王媼隔夜得一異夢，夢見一匹白馬，自東而來到他店中，把粉醜一口吃盡。自己執箠趕逐，不覺騰上馬背。那馬化為火龍，衝天而去。醒來滿身都熱，思想此夢非常。恰好這一日，接得母舅王公之信，送個姓馬的客人到來，又馬周身穿白衣。王媼心中大疑，就留住店中作寓。一日三餐，殷勤供給。那馬周恰似理之當然一般，絕無謙遜之意，這裡王媼也始終不怠。耐耐鄰里中有一班浮蕩子弟，平日見王媼是個俏麗孤孀，閒常時倚門靠壁，不三不四，輕嘴薄舌的狂言挑撥。王媼全不招惹，眾人倒也道他正

氣。今番見他留個遠方單身客在家，未免言三語四，造出許多議論。王媪是個精細的人，早已察聽在耳朵裡，便對馬周道：「賤妾本欲相留，奈孀婦之家，人言不雅。先生前程遠大，宜擇高枝棲止，以圖上進。若埋沒大才於此，枉自可惜。」馬周道：「小生情願為人館賓，但無路可投耳。」

言之未已，只見常中郎家蒼頭，又來買鮓。王媪想著常何是個武臣，必定少不得文士相幫，乃向蒼頭問道：「有個薄親馬秀才，飽學之士，在此覓一館舍，未知你老爺用得著否？」蒼頭答應道：「甚好。」原來那時正值天旱，太宗皇帝詔五品以上官員，都要悉心竭慮，直言得失，以憑採用。論常何官職，也該具奏，正欲訪求飽學之士，請他代筆，恰好王媪說起馬秀才，分明是饑時飯，渴時漿，正搔著癢處。蒼頭回去稟知常何，常何大喜，即刻遣人備馬來迎。馬周別了王媪，來到常中郎家裡。常何見馬周一表非俗，好生欽敬。當日置酒相待，打掃書館，留馬周歇宿。

次日，常何取白金二十兩，彩絹十端，親送到館中，權為贄禮。就將聖旨求言一事，與馬周商議。馬周索取筆研，拂開素紙，手不停揮，草成便宜二十條。常何嘆服不已。連夜繕寫齊整，明日早朝進呈御覽。太宗皇帝看罷，事事稱善。便問常何道：「此等見識議論，非卿所及，卿從何處得來？」常何拜伏在地，口稱：「死罪！這便宜二十條，臣愚實不能建白，此乃臣家客馬周所為也。」太宗皇帝道：「馬周何在？可速宣來見朕。」黃門官奉了聖旨，逕到常中郎家，宣馬周。馬周吃了早酒，正在鼾睡，呼喚不醒。又是一道旨意下來催促，到第三遍，常何自來了。此見太宗皇帝愛才之極也。史官有詩云：

三道徵書絡繹催，貞觀天子惜賢才。

朝廷愛士皆如此，安得英雄困草萊？

常何親到書館中，教館童扶起馬周，用涼水噴面，馬周方纔蘇醒。聞知聖旨，慌忙上馬。常何引到金鑾見駕，拜舞已畢，太宗玉音問道：「卿何處人氏？曾出仕否？」馬周奏道：「臣乃在平縣人，曾為博州助教。因不得其志，棄官來游京都。今獲觀天顏，實出萬幸。」太宗大喜，即日拜為監察御史，欽賜袍笏官帶。馬周穿著了，謝恩而出，仍到常何家，拜謝舉薦之德。常何重開筵席，把酒稱賀。

至晚酒散，常何不敢屈留馬周在書館住宿，欲備驍馬，送到令親王媪家去。馬周道：「王媪原非親戚，不過借宿其家而已。」常何大驚，問道：「御史公有宅眷否？」馬周道：「慚愧，實因家貧未娶。」常何道：「袁天罡先生曾相王媪有一品夫人之貴，只怕是令親，或有妨礙；既然萍水相逢，便是天緣。御史公若不嫌棄，下官即當作伐。」馬周感王媪殷勤，亦有此意，便道：「若得先輩玉成，深荷大德。」是晚，馬周仍在常家安歇。

次早，馬周又同常何面君。那時韃虜突厥反叛，太宗皇帝正遣四大總管出兵征剿，命馬周獻平虜策。馬周在御前，口誦如流，句句中了聖意，改為給事中之職。常何舉賢有功，賜絹百疋。常何謝恩出朝，吩咐馬上就引到賣鮓店中，要請王媪相見。王媪還只道常中郎強要娶他，慌忙躲過，那裡肯出來。常何坐在店中，叫蒼頭去尋個老年鄰嫗，替他傳話：「今日常中郎來此，非為別事，專為馬給諫求親。」王媪問其情由，方知馬給諫就是馬周。向時白馬化龍之夢，今已驗矣。此乃天付姻緣，不可違也。常何見王媪允從了，便將御賜絹匹，替馬周行聘；賃下一所空宅，教馬周住下。擇個吉日，與王媪成親，百官都來慶賀。正是：

分明乞相寒儒，忽作朝家貴客。

王媪嫁了馬周，把自己一家一火，都搬到馬家來了。里中無不稱羨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馬周自從遇了太宗皇帝，言無不聽，諫無不從，不上三年，直做到吏部尚書，王媪封做夫人之職。那新豐店主人王公，知馬周發跡榮貴，特到長安望他，就便先看看外甥女。行至萬壽街，已不見了賣鮓店，只道遷居去了。細問鄰舍，纔曉得外甥女已寡，晚嫁的就是馬尚書，王公這場歡喜非通小可。問到尚書府中，與馬周夫婦相見，各敘些舊話。住了月餘，辭別要行。馬周將千金相贈，王公那裡肯受。馬周道：「壁上詩句猶在，一飯千金，豈可忘也？」王公方纔收了，作謝而回，遂為新豐富民。此乃投瓜報玉，施恩報恩，也不在話下。

再說達奚刺史，因丁憂回籍，服滿到京。聞馬周為吏部尚書，自知得罪，心下憂惶，不敢補官。馬周曉得此情，再三請他相見。達奚拜倒在地，口稱：「有眼不識泰山，望乞恕罪。」馬周慌忙扶起道：「刺史教訓諸生，正宜取端謹之士。嗜酒狂呼，此乃馬周之罪，非賢刺史之過也。」即日舉薦達奚為京兆尹。京師官員見馬周度量寬洪，無不敬服。馬周終身富貴，與王媪偕老。後人有詩嘆云：

一代名臣屬酒人，賣鮓王媪亦奇人。

時人不具波斯眼，枉使明珠混俗塵。